

3091
一之叢譯小學科然自

人的樣子會說的話

著基斯力可尼

譯 克 達



商務印書館

MG
H0-09
2

自然科學小學解讀之一
人怎樣會說話的

尼可力斯著
達克譯

光華書店發行



3 2285 1958 7

目 錄

世界上有多少種語言·····	一
動物有語言嗎·····	一五
人們怎樣解釋語言的起源·····	三三
爲什麼人類說起話來·····	三六
最初的人類言語是怎樣的·····	三九
爲什麼人類從不說同一種話·····	九

序

現在，勝利完成了對希特勒德國的英勇鬥爭與肅清了遠東的侵略策源地以後，正當愛好自由各國人民過渡到和平生活的建設時，我們偉大祖國與世界上各民主國家之間的聯系日益鞏固起來了，他們之間的國交日益增進起來了。

國交的基本手段，過去是，現在也仍然是語言。熟習各種語言，首先是聯合國各國的語言，使人們對於一般言語學的興趣提高起來。與言語發展過程有關的許多複雜問題，在現時特別令人感到興趣。尤其是許多人探究着這樣的問題：爲什麼政治和經濟利益日益接近，而語言——甚至是處於指導地位各國的語言——仍然明顯地互相隔閡呢？

原因必須從深遠的歷史的過去中去尋找。本書作者所闡述的也就是這個題目。

他們研究該問題之所有一切方面。他們觸及人類及其言語之推移演變時期，提供語言發展之一般概覽。這個題目是有趣的，值得予以大大注意的。

極為複雜的諸問題在本冊中獲得明瞭與完全正確的回答。作者堅定的站在蘇聯言語學的立場上，正當的批評和粉碎了語言始祖論的學說。

深信本書能引起廣大讀者層的興趣。

N·密向尼諾夫學士

一九四六年

世界上有多少種語言

奇怪，在地球上有着多種多樣的人類語言。據學者計算為兩千至三千種。在這許多語言中，有幾萬萬人說同一種話的語言巨體，也有總共僅數千人甚至幾百人使用的語言。

為多數民族之代表所使用的語言，而此種語言對其中若干民族來說並非他們的國語者，謂之世界語或國際語。屬於此類語言的，如俄語、英語、法語以及東方的阿拉伯語和華語。

世界語廣泛的散佈在地球上許多地方。譬如：各國使用我們國語——俄語——的居民，少說一點，也有二萬萬五千萬人以上，其中約九千萬人並不是把俄文當作國語的。(一)我們的俄語以國際語的資格，特別廣泛的散播在歐洲的斯拉夫民族

——保加利亞人、波蘭人、捷克人、塞爾維亞人中。俄語的知識也傳播在芬蘭和羅馬尼亞中。由於同東方諸民族發生多年的通商與文化關係，俄語也滲入了蒙古、滿州、新疆和伊朗等地，而俄羅斯移民也把俄文帶入了北美——美國和加拿大。

以英文作為國語的，有地球上若干地方的各個民族：英吉利人、美利堅人、愛爾蘭人、加拿大人、奧大利亞人、新西蘭人、南非洲人等等。此外，英語也為大不列顛境內及其境外的其他許多民族的代表所使用，例如在非洲、印度、大洋洲、埃及、中國與小亞細亞。按照近似的計算，應用英語的總共不下五萬萬四千萬人，其中一萬萬七千萬人，包括在美國的一萬萬〇五百萬美國人和英國的四千七百萬英國人在內，是把英語當作國語的。

使用法文的，有一萬萬七百萬人——在西歐、北非、加拿大、美國和印度支那，其中使用法文作為國語的有四千五百萬人——在法國、比利時、瑞士的一部分。

在歐洲各國範圍以外的世界語中，應該把中國語放在第一位。使用中國話的，在中國總計有五萬萬人以上。但在說話發音方面，在中國有着兩種標準話——北方

的和南方的。除此以外，中國還有各個地區的方言，這種方言甚至其他地區的中國人也很少懂得的。因此統一的中國語實際上只是爲一切念過書的中國人所了解的象形文字。象形文字，這是複雜的，由許多筆劃所組成的書寫符號，它們表現出字和音節的整個概念。這些符號的一般數目爲四萬五千個。由於中國人昔日的文化優越性超過毗鄰各民族，象形文字也傳播到中國境外——日本，朝鮮和印度支那的一部分，因而成爲遠東的國際書法。

把阿剌伯文當做國語的，在阿剌伯各國中達三千七百萬（在埃及、伊拉克、沙特、阿剌伯等）。除此以外，它以作爲科學語言及一切回教國家的回教語言而著名，這些回教國家一般居民達兩萬萬，相互之間距離遙遠，從北非的西部北印度並包括中國西部在內，從巴爾幹到馬來羣島。

廣泛散佈在地球上的，還有西班牙、葡萄牙、德意志、荷蘭及其他幾種語言。說西班牙話的，除了西班牙本國的居民及其殖民的殘餘部分外，還有整個拉丁美洲（其中巴西除外）——共達八千萬人，其中使用西班牙文爲國語者達六千五百

萬人。

葡萄牙語所散佈的各個地域中，居民爲四千五百萬人，其中三千六百萬人，包括二千七百萬巴西人在內，把葡文當做國語。

說德意志話的，從前達八千萬人——在德國、奧地利、瑞士、以及捷克斯拉夫，波蘭與非洲殖民地的一部分。然而，由於希特勒德國企圖奴役全人類的駭人聽聞的罪行，德語現已喪失其昔日的人望，同時，俄語及英語的知識却日益廣泛地在愛好自由的各民族中傳播。以德意志話爲國語的，在德國本國達六千二百萬人，在奧地利、瑞士、阿爾薩斯、魯森堡有千餘萬人。

說荷蘭話的達六千萬人，其中以此爲國語的有一千二百五十萬人——在歐洲，南非（褐色人）與荷印。

如像西班牙語，葡萄牙語、荷蘭語和德意志語這一類的語言，與世界語或國際語，有所不同，可稱之爲民族際語，即僅爲若干民族所通用之國語。

世界語或民族際語的形成，與種族差別沒有關係，乃是一些民族對於其他民族

經濟與文化影響的結果。

例如俄語由於一定的歷史原因，在十六世紀中葉浸入了伏爾加流域中游與下游以及更遠的西伯利亞，而後又達高加索及中亞細亞。以後，隨着它對其他民族文化影響的增長，俄語在十九——二十世紀廣泛的傳播在一切斯拉夫國家和我們的鄰國中。

由於法國文化在歐洲各國中的影響，法語在十八世紀為貴族階級的上流社會所通曉，被當作第二國語。二十世紀，法語以其在外交集團中的優越性而成為國際語。

西班牙語的命運就不同了。十六世紀美洲的發現與西班牙人在美洲侵佔許多土地，使西語成為國際語，但為時不久。隨着十九世紀美洲大陸上拉丁國家與民族的形成，西語便從國際語變為民族際語。

英語却在相反的方向下發展起來了。隨同新的美利堅民族的迅速成長，也由於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愛爾蘭及其他自治領民族在內，並因大不列顛對遠東經濟

影響的增長，英語就從民族際語變成國際語。

民族際語不僅發生在歐洲，也發生在亞洲。如在遠東，由於日本侵奪（朝鮮、台灣）的結果，說日語者共七千五百萬人，而把日語當做國語的僅五千五百萬人。

在印度語言散佈的狀況特別複雜。此處居民一般數目三萬萬一千九百萬人中（據一九二一年調查），有二百二十三種語言，其中有幾種為數千萬人所使用，而說另外幾種語言者僅數百人。在印度散佈最廣的要算印度斯坦語（準確點說是 *Urdu* 及近似的烏爾度的語言）。是三千八百萬印度人的國語，已成為印度好幾個言語近似民族（東印度等）的、民族際語。總計使用印度斯坦語者在北印度有一萬萬人以上，主要是作為貿易與市場的用語。在這個例子上又一次證實了列寧的話，他說人類貿易關係的主要武器是語言。印度其他語言中散佈很廣的是孟加拉話，使用者五千餘萬人；印度名作家拉賓特拉那脫·太戈爾，就是用這種語言書寫了自己的作品的。

非洲黑人的言語和方言的種數更多。這是由於說這些話的民族尚處在更低級的文化階段。在約五千萬班圖族黑人中散佈着七十五種語言和方言（因此，平均每種

語言約有六十萬人使用)。在班圖族黑人中流傳特別廣泛的是蘇阿黑里語，它還在十五世紀就已成爲從藏齊巴爾(蘇阿黑里語爲此地的國語)到西方的剛果河流域這整個地區的商業言語。共約一千五百萬尼格羅人使用蘇阿黑里語作爲種族際語，而以之爲國語者達三百萬人。四千五百萬蘇丹黑人說四百三十五種語言，即平均約十萬人說一種話。這裏有尼白爾河沿岸的蒙經人的種族際語，把這種話當作國語的達二百五十萬人，尚有二百萬人用之爲種族際語。

對於研究最古代語言種型的語言學者來說，特別感到興趣的非洲種族不是黑人，而是住在南非的布希明族與高金托特族。在這些民族的種族語中，保留了由擊打舌頭的各種方法所產生的很古的子音。

新幾內亞島和太平洋其他諸島嶼的種族，有着特別衆多的各種語言和方言，南美與北美印第安人的語言同樣如此。有名的俄羅斯旅行者米克魯霍，馬克拉伊，於一八七一年訪問新幾內亞的第一個歐洲人，特別指出此處語言最細微的分散現象。當他在新幾內亞前進時，他應當在其徒步旅行期間一天的過程中帶着幾個翻譯人

員，因為彼此距離僅一小時步行即能到達之兩個鄉村的居民，却往往不能相互了解。

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可以看到類似的言語和方言分散情形。這裏已知道的有百餘種語言（方言），平均使用每種語言的約數千人。

在澳大利亞洲約有五萬土著居民——澳大利亞土人，分爲數百個種族。每族各有特別的語言（方言）。共同的言語，在此處尚未形成。在澳大利亞使用種種手勢，好像聾啞者的言詞，以作爲種族際語。塔斯馬尼亞島上現已消失的土人，也沒有統一共同語：他們有好幾種語言（方言），大概，如同在澳大利亞的一樣，也是種族語。塔斯馬尼亞與澳大利亞各種族，是學者所已探查出來的一切種族中文化程度最低的。這裏使用每種種族語的人數不上數千（如像在北美那樣），而總共只有幾百個當地居民。

歷史表明，種族語擴張起來，形成種族聯盟的言語時，就成爲種族際語（例如美洲古代的文明民族——墨西哥的阿茨傑克人和秘魯的音克人，他們的語言作爲被

其征服之各個種族的語言)，之後，在階級社會中，又成爲民族語。

古代羅馬人底語言——即所謂拉丁語——發展史，可以作爲這種語言發展的例子。

紀元前一千年初，在現代意大利的領土上，存在過許多流行不廣的古意大利種族語言，如拉丁、烏姆勃利亞、奧斯克、薩賓等。這些種族中的一個集團（拉丁）形成了聯盟，在聯盟中拉丁話開始成爲共同語。這個聯盟的中心村落，傳說是阿爾巴·隆格。在聯盟北方的邊緣上，在拉齊烏姆，興起了新的村落——羅馬，由各種族的代表混合組成。隨着這些村落之變成城市，形成了某種新的較種族複雜的東西。這就是羅馬民族（ПОЛНОЕ РИМАНОСЬЕ），據說是由三個種族形成的。羅馬人說的是拉丁話，它已成爲民族語，以後由於羅馬征服其他種族，又成爲羅馬強國的國家語言，並作爲統治的言語傳播在地中海各國中。但早在中世紀初，已經沒有人把拉丁話當做國語使用的了。

有趣的是拉丁文在現代尙被使用。在科學中（醫藥，植物學與動物學等科學

中)，一切教育界還在使用拉丁文。在加特力教堂裏，拉丁文至今還是祈禱的用語。因此，雖然羅馬民族已從地面上消失很久，可是由於用拉丁文寫的文學作品的豐富與寶貴，拉丁文畢竟還是活着。

遭受到這種命運的，還有其他幾種擁有鉅大文化遺產的語言，例如用以寫了偉大希臘作家與哲學家之作品的古希臘文，用以寫了聖書，梵文，寫了印度人和佛教徒之神聖書籍的古猶太語，用以爲斯拉夫人寫了最初一批書籍的老斯拉夫文。

遺留下文學，但已經沒有人把它當做國語來說的語言，叫做「死」文言。

只殘存個別的書篇和手稿的死語文，更常爲人們所遇見。這類語文如：哥特語，額特魯里亞語（在意大利用此種語文所寫之書篇，學者們至今不能讀通），波拉勃語（斯拉夫語言之一種，存在於十八世紀前易北河下游左岸），哈爾德亞語（用它所寫的最古的書篇在我們外高加索還是屬於十世紀初期的事）等等。

並沒有留下任何文獻和文學的死語言，其數量特別多。成爲這類語言的，有很久以前居住於德國中部與北部的西北斯拉夫人的語言和方言。從這些語言中留下的

只是德國最大城市的名稱，如柏林、德勒斯登（德拉日疆奈）、來比錫（利普斯克）、路卑克、斯德丁（歇祥諾）、以及起源於斯拉夫文的姓氏（來勃尼茨、康特、維爾霍夫等）。

還有些關於已經消失之民族的歷史情報，這些民族的語言已經死絕，並沒留下什麼痕跡，有時甚至連自己的名字也失落了。

即使根據不完全的情報，死的與死絕的語言之種數，也大大超過活語言的數目。

不僅在死語言中，而且也在活語言中，很大部分都是無文字的語言。然而它們之中每一種語言都能創造文字，除此以外，如若普希金與托爾斯太，莫里哀與沙士比亞等偉大作家，以及列寧與斯大林那樣天才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著作，都能譯成任何一種文字。

這點完全由蘇聯各民族文化之社會主義內容與民族形式的發展歷史所證明了。在蘇聯有數十種國語。迄蘇維埃政權建立的時刻，它們之中有那樣進步的世界

語，如俄文，有那樣富於文學遺產的文學著作用的民族語，如格魯吉亞、阿爾明尼亞、韃靼、烏茲別克、阿塞爾拜疆、塔什克、奧昔金等語文；有幾乎沒有國語文學的民族語言，如巴斯基爾、卡查赫、吉爾吉士、莫爾多瓦、烏德木爾特、列茲根、卡巴爾金、阿勃哈茲等語，最後，還有全然不知書寫閱讀之民族與種族的語言，如蘇聯北部的民族（鞏族或薩莫也德、却克其、奧斯加克或漢特，通古斯或愛文克等）；高加索（例如阿巴津、塔巴薩爾等），巴米爾（舒格南，華漢）……等語。

由於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的結果，在我們蘇聯發展了許多民族語，它們已成為提高昔日落後民族與種族文化之强有力的工具。古老的文字因新的社會主義內容而豐富起來了。最豐富的新的蘇維埃的政治，科學與文藝，第一次以多種語言發展起來了。因此，新的或重新發展起來的語言，成為更豐富的，表達思想更準確的，含義更深刻的言辭。他們在那些國語的名匠如江布爾、蘇烈芒、斯達里斯基等入手中，是更加靈活更加有力的工具。

在蘇聯，各種國語是處於為整個社會主義國家制度所保證的繁榮與發展的條件之下。兒童從小就為國語所包圍。當兒童聽到母親說話時，他不僅學習思想，而且也學習感覺；當他掌握了語言，他就開始不僅說話，而且體驗歡樂與悲哀。對他來說，國語不只是語言，並同時是思想，感情和行為的動機。蘇聯學校保證蘇聯各民族每人都能學習自己的國語。

同時，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全體公民，都有可能來研究偉大的俄語——世界上最豐富的語言之一。

此外，在蘇聯還允許每人都能通曉外國語。

蘇聯在語言上的平權，這是最偉大的文化成就，此種成就，由於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所造成的社會主義民主，而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充分實現了。

這樣看來，雖然使用各種語言之民族間的文化發展並不相同，但蘇聯的經驗指出了，在落後與先進諸民族之間並無不可逾越的鴻溝。任何口頭的語言均能成為文字上的。正如沒有「最高」的與「最低」的種族一樣，也沒有「最高」的與「最

低」的語言之分。

（註一）本章一切數字均引自一九二六年的統計。

動物有語言嗎

古代人們相信禽獸有自己的語言。在許多民間傳說裏動物說話，思考與行動如像人類一樣。某些學者至今認為，動物確確實實擁有某種類似言語的東西。但動物能够用種種方法來表達自己的感情和願望，這件事是毫無疑義的。

偉大的英國自然科學家查利斯·達爾文指出了，狗在人類社會中學會了以種種變相的吠聲，號聲與嘯聲來表現自己的感情。達爾文在其著作「人類起源」中從新提出動物能否有語言的問題。他說：「在巴拉圭，猿——*Urcyte asape*（又稱蜘蛛猿，寬鼻獠，因此是最低級的猿類）在極度憤怒時發出六個不同的音，這些聲音使別的猿也陷入同樣的憤怒情緒。」

動物有無言語的問題，由自然科學家主要以其對於類人動物的各種經驗及觀察

探究明白了。

美國自然科學家哈涅爾，畢生研究了猿類表示意思的方法，甚至寫了題名為「猿類語言」的書籍。在此書中他記載了猿類用以表現自己感覺和情緒之多種叫聲的意義。他因為學會了幾個聲音的發音，甚至能同猿類「談話」，即當猿類在場時，發出這幾個音，而猿類也重複以這些聲音來回答他。

據哈涅爾的意見，為猿類所通曉之各音聲中的一個，意為「走」，另一個是「飲」，還有一個音是「危險」的意思。他把猿的搖頭，解釋為否定的記號。

但哈涅爾在其全心熱中於「猿語」中，畢竟應該承認人與猿的言語之間有着差別。按照他的話來說：「……猿類根本不能進行有聯系的談話。他們的言辭僅限於以同樣方式重複之單個的聲音或叫喚；如果推想他們的談話具有高度的社會性質，這就是未經思慮的斷言。」

另一個觀察類人猿生活的美國人尼森，發現了（一九三一年）類人猿在自然條件下有五組不同的「呼聲」：(1)表示興奮的斷斷續續的叫喚，(2)恐怖不安的呼聲，

(3)表示憤怒的威嚇的叫喊，(4)表示失敗的號聲，(5)滿足的啼聲。

另一個美國研究者羅伯特·耶爾克斯，協同女鋼琴家白郎士·萊爾涅特，用音符記錄了類人猿聲音在音樂上的變音，最細密的研究了猿人類的言語。耶爾斯克與萊爾涅特在其「類人猿的理解力及其聲音的表情」一書（一九二五年）中，公布了類人猿言語要素之完全的小字典。他們以三百多個個別的記錄為基礎，把此種猿類的「語彙」分成三十種不同的音節。從這個材料可以得出結論，在人類社會中教養起來的類人猿，能夠發出類似人語音節的聲音。在耶爾克斯所彙集之類人猿的叫聲中，具有令人記起人類「a」與「e」等母音及「k」「h」「g」「x」等子音的成分。但，自然，這些猿音是遠不若人類語音那樣明確的。

雖然這個材料並不證明猿類有言語，但我們藉此能夠得出另一結論。猿類沒有顎（在下顎骨上的顎樣凸起部），絲毫不妨礙他們發出許多母音和子音，雖然一般人通常引證了沒有顎這點作為不能靠舌頭來形成任何音聲的證據。

俄羅斯女研究家洛德希娜·考茨，最近對於研究「猿語」進行了巨大的工作。

她以自己觀察的結果寫了「類人猿的孩子與人類的孩子」一書。牠觀察的對象是綽號「約娜」的小類人猿。這個年少的類人猿，同耶爾克斯的兩個類人猿「契姆」和「潘查」一樣，發出二十三個不同的音，並也像哈坦爾所研究的猿，搖頭就是否定的記號。

這些類人猿全都準確的模倣了人的動作和表情，而小類人猿「約娜」並且成功的表演了狗吠。

（附圖一）小類人猿在鏡中看見自己。

許多觀察猿類的自然科學家指出了，猿類爲了表現自己的感情和願望，進行類似人類的軀體動作和行動。記載了稀有的事實，即甚至當人們揉摸猿的腋下時，猿類有因感痛而流淚，大笑以及類似微笑的表現。

猿類常常對人們表示自己的同情，握人的手或把人手置諸自己的鼠蹊部旁並輕輕叩打之。激怒的猿，好像人一樣，以拳頭來威嚇，以叫喊，敲打，頓足來洩憤。最後，猿類發出某些小聲，並善於變更自己的聲調以表示懇求、威脅等。

(附圖二) 長臂的類人猿。臉上的表情——關心與驚異。

然而無論是洛德希娜·考茨、耶爾克斯或其他學者，在發現猿類能做人類模語音方面均未獲成功。訓練猿類發出最簡單的人語之一切試圖，也都失敗了。

耶爾克斯力圖教會自己的類人猿不用任何人爲的訓練發出『ko-ko』『ta-ta』等簡單的音節。爲此他把一個裝有機械設備的不大的箱子放在桌上，箱中有猿類愛吃的美食——香蕉。當他自己發出爲猿選定的各音節時，箱子就打開了，發現其中放着果實。但耶爾克斯無論怎樣試驗，以便猿隨着他伸向箱子發出這些音節，却什麼成績也沒有得到。只有一次，猿在看見箱子時開始動動嘴唇，但也沒有發出音節，雖然每次訓練的試驗都要化費耶爾克斯許多時間。

(附圖三) 猩猩在直立狀態中。

另一美國研究者費爾涅斯經由十二個月的專門訓練猩猩，教會了自己的猩猩發出兩個字音：開始是『na』，以後是『ka』(茶碗)，最後是『cs』音。費爾涅斯爲此將自己的嘴唇緊接猿的嘴唇，並在後者唇上逐字正確的發出這些語音。如

經過五個月的練習後，猿學會了像人一樣的運動嘴唇，開始發出「*ba*」一字，此字她理解爲自己主人的稱呼。以後半年內，費爾涅斯以同樣方法教會了猩猩說「*ka*」一字。後面這個字（「*ka*」），當猿害肺結核病時甚至能自動說出，以表示她要喝水。而後，他訓練猩猩發出「*ee*」音。猿之夭折中斷了他的試驗。

訓練類人猿發出字音的試驗並未成功。費爾涅斯由此得出結論，猩猩（居於包爾涅奧島的類人猿）較類人猿與大猩猩（住在非洲）更善於研究人語。然而開洛格夫婦却在美洲成功的訓練了自己的小類人猿發出「*ma*」的音節。

（附圖四）類人猿中最大的一種——大猩猩。

以單字訓練猿類之困難與緩慢，證明猿類一般不能學會有聯系的人類語言。

但猿類對於學會人語似乎具有極優良的條件。猿類的發聲器官按其構造來說極像人類的發音器官。猿類的喉頭和聲帶幾乎同我們的一樣。類人猿的舌頭，硬口蓋與軟口蓋，牙齒與鼻喉頭，都很像人類各相當的器官。除此以外，類人猿比其餘一切動物聰明得多。他們很會模倣人的表情（臉部表情）和軀體運動，懂得對他們說

的個別句子的意思，並以人罷了解的方法來表現自己的感情和願望。最後：猿類利用某些物體為偶然的工具，如以石塊打碎堅果，以木棒取下人們故意掛在天花板上的果實，甚至從地下掘出他們可吃的根。

(圖五) 五個月小孩的發音器官 (縱斷面)。

(圖六) 小的大猩猩之發音器官 (縱斷面)。

妨碍猿類真正能說出有音節的人類語的，到底是什麼呢？

俄羅斯言語學家布斯拉也夫在其描述人語特性的輝煌工作中給了我們這個問題的解答。他說：「從一切語言的歷史中，我們確信，用以表現語言天賦的最初形式，就已經是完整的句子，這完全合乎言語能力應本質使命的——即用有音節的聲音來表達思想；因為只有在完整的句子中，思想才能被表現出來。」

因此，沒有思想，有音節的人類語言也就不能存在。馬克思與恩格斯說：「直接有效的思想——這就是語言，而列寧把句子比作人類認識的「細胞」，這都不是空話。」

這樣，沒有思考與沒有社會，就不能有語言。但使人們不得不團結成社會並為自己製造思考及其必然的同伴——人的語言的，究竟是什麼呢？偉大的學者及爲人類解放而戰的鬥士馬克思和恩格斯證明了，製作工具的勞動及由此產生的人類對於自然界的支配，是人類社會，並因而也是思考與語言的基礎。

但即使是最進步的動物——類人猿，也並不擁有人類以勞動製作工具及經常使用工具的智慧與熟練。所以，正如阿姆斯特丹的學者雷維斯公正指出了，「關於動物有任何語言的說法是不可能的」。雷維斯雖然否定動物言語的存在，但也承認他們能藉表示感覺與願望聲音之助，來相互通知（聯絡）。可是動物的此種交往乃是片面的：他們只能用相同的單個的聲音來交換意見。他們的聲音直接從片刻的情緒流出。無論那種動物，都不會互相詢問與回答問題。而由於缺乏有聯系的思想及相互間的談話，他們也沒有真正的人類言語。

只有支配周圍自然環境的人類，才能不僅思考與談論現在，而且也思考和談論過去與未來。只有人才能想到和說出甚至實際上並不存在的空中樓閣。

人們怎樣解釋語言的起源

還在很久以前，人們就已對人類語言的起源，以及世界上多種語言從何出現與它們之中那一種是最古的語言等問題發生了興趣。

英國學者弗雷節爾在恩卡翁迭爾灣附近的一個澳大利亞種族那裏記下了關於澳大利亞諸種族之間多種語言和方言起源的童話。

在這童話裏說，東方住着一個很兇惡的老太婆布魯利。在夜晚的時候，她帶着粗棒沿着道路漫步，搗毀了週圍睡着人們的篝火。當兇惡的老太婆死了，那麼人們就很高興，派遣急使至所有一切種族那裏，通知他們如此喜悅的事件。紀念老太婆死亡的節日是以吞食屍體開始的。列明傑拉爾種族首先吃了兇老太婆的肉，忽然立即說起人們不曉得的話來。以後來到了其他幾個種族，嚐試了老太婆的腸子，就開

始說起新的大家不懂的方言。一切更後來到的北方種族，吃了老婦屍體的殘餘部分，又開始說起全然不能令人明白的話來。

在傳留下來的古希臘作家格羅多特的作品中，有着關於埃及國王潑薩美諦赫似乎願意察知那種民族較其他一切民族更古老的故事。爲了解決這個問題。潑薩美諦赫在長久的思考以後想到了如下的辦法：他命令把平民中兩個初生的男孩交給牧童在獸羣中去教養。以後國王嚴格命令，任何人當孩子在場時不得說出任何一個字來。這些男孩被關在一間遠離人煙的小房裏。只有牧童一人在一定的時間把山羊趕到他們那裏，以山羊乳哺養他們。這一切都是國王由於願意聽到這些孩子在無聯系的不明瞭的乳兒發音之後說出的第一個字是什麼而發出的命令。這樣被養育了兩年之後，他們對牧童說出了自己的第一個字「Ferooc」。牧童把男孩們引到國王那裏。當國王聽到了他們說出的那同一個字並察知了這是弗利及亞人（小亞細亞古弗利及亞的居民）對於糧食的稱呼，就根據這決定了，弗利及亞人按起源來說較埃及人更古。

關於語言起源的傳說，滲入了猶太人和基督教徒的聖經中。在關於言語混雜的聖經傳說中，以下方法說到多種語言的起源：有一次在一個地方人們集合在一起開始建造高達天上的塔。神爲此怨恨人們而混雜了他們的言語。人們既要失去互相了解的能力，就不能把塔建成，乃四散移住各地。那時他們就把此地稱爲「混亂」（古猶太原文爲「Babel」更正確的了解爲巴比倫城的稱呼）。

弗雷節爾在其「舊約全書中的傳說」一書中給了這聖經神話的意義以如下的解釋。弗雷節爾說，據格羅多特的記載，巴比倫城約在二千五百年前具有二十公里的長度和寬度。其廣闊的街道兩旁築有三層樓和四層樓的房子，而居民則達二百萬。這樣看來，這個關於巴比倫言語混雜的傳說，是由於貧苦的猶太遊牧民對這古代最大城市的印象而形成的。來到巴比倫市場的，有千百萬來自各國說各種不同語言的人們。而猶太人就認爲某種超自然的力量在此處建立了這個爲他們所不了解的方言之混雜。在巴比倫近旁，據說真正有過一個爲某古代帝王所未建造成功的包爾西塔塔，以後由巴比倫王那烏霍多諾索爾（總元前六世紀）所修理和築成。此塔亦可

作為關於未完成的巴比倫塔之聖經傳說的根據。

羅馬的詩人和哲學家路克來齊在其「論事物之本性」的著作中試圖第一次給語言之起源以現實的解釋（即以自然的方法來解釋）：

「假定有這麼一個人，

給事物命以種種名稱，

而人們向他學習這些初次出現的語言——

但這樣說法是愚蠢的；

因為，既然他能夠用語言跟一切事物來命名，

並用舌頭發出各種聲音；

那麼爲什麼不這樣想一想，

在那同一時間別的人，

就不能把這事做成嗎？」

從路克來齊的這個作品中我們看到，他認爲人們開始說話，並不是因爲某一個

人教會了他們。據路克來齊的意見，創造了言語的，是人類對於說話的自然需要以及他們能夠發出有音節的聲音。

至於說到舌頭所發出的聲音——

那是自然界引起了這些聲音，

需要教唆人們給物體命名……

那麼，這有什麼奇怪呢？

如果賦有回舌與聲音的人類，

根據各自不同的感覺，

用各種聲音來表示物體。

啞的家畜，甚至一切野獸，

若為恐怖所襲或感到痛苦與喜悅……

不都發出不一樣的叫喊，

而是各種不同的聲音。

那又是多麼自然。

如果原始的人們用各種聲音，

能够表示每一樣事物？」

較後於路克來齊的古希臘學者迭奧多爾·西齊利斯基也企圖以自然原因來解釋人類多種語言與方言的起源。迭奧多爾在其著作「世界史」中寫道：

「據說，人類最初過着雜亂的獸樣的生活，分散到牧場上去吃美味的草類和樹木的果實。當遭受獸類的襲擊時，需要教會了他們互相了解，他們由於恐怖而集合在一起，就開始逐漸互相認識。他們的聲音還是無意義與無音節的，但逐漸過渡到有音節的語句，並因相互制定了每一事物的記號，便創造了為他們自己所了解的關於一切事物的解釋。而因為這樣的結合發生在世界各處，所以一切人們的語言並不是同音的，因為每一種人都偶然的形成了自己的言語；由此便產生了語言性質的多樣性，而最初發生的結合為一切種族打下了基礎。」

此處所引迭奧多爾·西齊利斯基的解說中，具有樸素的推想，似乎人們開始單

獨生活，但在猛獸的恐怖面前不得不集集成羣，似乎每一羣裡立即為一切物體規定了許多名稱。但迭奧多爾畢竟說出了完全正確的情況，即最古的人類語言是粗笨與無音節的，並一開始就不可能是一種語言。

可見人們自古就已對人類語言起源問題感到興趣。而數千年來關於原始人的語言可能是怎樣的以及由於什麼在地面上產生了如此衆多的語言等許多理論，也已為各種學者所述明。

約二百年前，法蘭西啓蒙哲學家盧梭（一七一二——一七七八年）也如迭奧多爾·西齊利斯基一樣，推斷人們相互商談後制定了自己語言的字。盧梭這個意見是絕對不正確的。人們怎能一下子就商談好了許多的字和語言呢，因為他們對於其中任何一種語言，既不會說，又不會寫？

有名的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一七二三——一七九〇年）也寫了關於語言起源的著作，在此著作中他斷言人類發明了自己的語言。這個斷言也不能被認為滿意，因為，人們既不會說話，自然就不能作成這樣困難的發明。

近百年來，許多學者力圖解答問題：原始人的言語是怎樣的，這種言語由什麼樣的語句組成？某些學者建立了擬聲語學，按照此種學說，語言的開始，是由於人類最初模擬了其周圍物體與生物的聲音，而這每一個為人類所做效的擬聲語，後來成了各個物體或動物的名稱。據這些學者的意見，人類語言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但在人類生活狀態與自然界中不是有許多物體和現象並不發出任何聲音（如食物，衣服，住所等），却對於人類具有很重要意義的嗎。也有這樣一些物體，其聲音很難或不可能模倣（火與許多勞動工具）。除此以外，如果沒有發音的才能，就不能模倣聲音，而這種才能，古代人自然是不可能具有的。大家知道類人猿容易模倣人的動作，然而却不會重複對他們發出的聲音。由此可知人類語言中的擬聲語（例如雄雞啼，鶴啼，孩提語：『raa-raa』——擬狗吠，『nyy』——擬牛叫等等）不是最古的，而是較晚一點的起源，屬於人類已經大大發展了其擬聲能力的那個時代。

有些學者於路克來齊，英國哲學家洛克等，推斷原始人以自然脫口而出的無意

的聲音來表現當他第一次看到某一物體或現象時所生的感覺或印象。這些自然的叫喚漸漸變成了這些現象或物體的經常稱呼，並成爲言語。

但假如語言的萌芽確是按照這條道路的話，那麼一切對人類喚起恐怖的事物如猛獸，都該獲得聲音同一的或者相似的稱呼。而對於引起喜悅與快感的物體，也會發生同樣的情形。在此理論中尚有同樣不真實的地方，即假定最古代的原始人能夠具有如此發達的最細微的感覺之差異，以便對每個現象發生各不相同的反響。此外，這個理論沒有注意到，甚至人類最古的言語，就已經應當表現某些那怕是最簡單的，但却是真實的思想。

說來有趣，上述兩種關於語言起源的學說，竟爲創此學說的學者們本身所嘲笑，而獲得了「rab-rab 學說」（擬聲學說）與「φy-φy 學說」（無意叫喚的學說）之綽號。

較後的學者 A. 努阿列與 B. 馮德特站在更嚴肅的科學基礎上嘗試解釋語言之起源。

努阿列（一八二九——一八八九年）正確的認為，言語隨着最古人們之共同勞動活動同時產生，所以動詞——動作的名稱——是出現於言語中的第一批語句。在勞動時可以聽到的種種聲音，是人們努力以第一批語句——動詞——的聲音傳達出來的。僅用這一方法，努阿列不能說明人類一切言詞與思想之多樣性的起源。於是他就不得不引證理智爲人類語言和理解力發展的基礎，然而也同樣沒有闡明，這種理智是怎樣在勞動過程中出現並生長起來的。

馮德特（一八三二——一九二〇年）在其著作「語言」一書中推斷，雙手動作的語言（手勢）與聲語只是以各種不同的方法並爲了各不相同的目的而同時平行地發展起來的。人們藉助於手勢語來表達出自己關於物體的概念，而以聲音語表現各種感情。臉，耳，尤其是舌的運動，最初是無意的，後來就開始用來形成有音節的語音。發音器官的這些運動，馮德特稱之爲「聲音的姿勢」。

據馮德特的意見，各種民族的聲音姿勢最初是相同的。這表現於，某些引起人們同樣感覺的相同的物，在全然各異的語言中具有聲音相似的名稱。例如對於「母

親」二字，在許多彼此相差很遠的語言中都使用子音H和M，作為更「軟」更「柔和」的意思，而對於父親的概念——T，П等子音，表示較「硬」較「嚴肅」。(例如【tat】【tata】——在許多語言中都是母親的稱呼，在俄文中是【тетя】【mama】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pat】【papa】俄文的【pore】，【nana】，【tata】等，則是對父親的稱呼)。其次，馮德特認為聲語最後驅逐了手勢語：「言語殺死了手勢。」

雖然馮德特對於聲音之形象作用的觀察應被認為是正確的，但在許多語言中它們往往被破壞了，例如，格魯吉亞語中【mama】意為父親，而【tata】則是母親，這就使其整個理論成為不確。除此以外，馮德特不會利用動物的言語來解釋人類語言的萌芽，也沒有解決人語實際上究竟從何開始的問題，因為，據馮德特的意見，聲語是和人類意識同時產生的。這樣，馮德特在其工作中也沒有解答了人類語言之起源問題。

卓越的蘇聯學者，尼古拉·耶可弗列維奇·馬爾學士(2八六四——一九三四

年），在馬克思與恩格斯學說的基礎上確定了，人類語言的發展，是從人類說多種多樣的語開始的，而最古時代的人們，已經把聲音和手語聯合起來使用。偉大的蘇聯語言學者以此為語言起源之一切現代的科學的解釋奠定了基礎。

在解釋語言起源之最新的各種試圖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英國人 P. 派得熱特，美國人托爾恩達伊克以及荷蘭人凡·歌涅肯的觀點。

英國學者 R. 派得熱特在其著作「人語」一書（一九三〇年）中斷言，人類起初以手勢，手的動作並加上發音器官（舌，唇等）的隨帶運動來說話。但後來，當人手逐漸從事於勞動運動（技術，藝術，打獵，書寫等等），而人類已不能自由做手勢以伴隨唇與舌的筋肉運動（派得熱特把這叫做「嘴的表情」）時，在伴行的叫喊中就成為表現思想的基本方法。派得熱特的理論正確的指出發音器官以及——我們附加說——頭和整個臉部筋肉系統（表情）的隨帶運動，這通常是在教練小孩和少年做他們覺得困難的作業時在他們面孔上可以觀察到的。然而，手的勞動的開始，未必像派得熱特所推斷的那麼晚。

荷蘭學者凡·歌涅肯不久在其「人類古代語言之類型改造」(一九三九年)一書中給了言語起源以有趣的解釋。據他的意見，人類最初以手的動作(手勢)說話，並模倣勞動時候的動作，他們就很容易表示了某種工作的名稱。最初一些聲音是由每個兒童從小就已熟知的舌與喉頭的吸氣運動發展起來的。由此在語言中出現了最古的打舌音，至今還能在許多原始的和進步的種族(南非土人，布斯明人，美洲印第安人，高加索人)那裏碰到。最早的語言是由一批複雜的子音所構成，母音出現得晚的多。人類的聲語很晚才開始，但當它一開始時，却就是由語句組成的。

凡·歌涅肯和派得熱特的解釋，可能受馬爾觀點的影響很大。然而無論如何也不能同意凡·歌涅肯的論斷：似乎聲語在埃及與中國，只是三千五百年前才出現的。

美國學者托爾恩達伊克在其論文「語言之起源」(一九四四年)中斷言，人類祖先甚至當他獨自一人處於自然條件中的時候，一開始就有發音器官的無意運動，伴隨着感覺和體驗而發出不明確的語音。從這些被人固定以一定的物體或動作之意

義的無意的不明確的音聲中，可以發生言語。以後這些言語為該人的同伴們所熟習，並終於成爲一切原始遊牧羣的財產。托爾恩達伊克的理論爲數學計算所支持，作者也認爲這種語言起源極爲可靠。但當托爾恩達伊克說，言語能由一個孤獨的人發生，他就絕對錯了。馬克斯寫過，如把語言作爲個別人物的產品，那就毫無意義。但托爾恩達伊克的理論畢竟還是有趣的，因爲它描述出言語的整個發展過程，是合乎不受任何超自然力從中干涉的自然發展過程的。

在我們二十世紀，關於人類開始出現一種語言而後來在「巴比倫言語混雜」時成爲多種語言的聖經傳說，好像已經如此之不確，連某些教會的代表如有名的語言學者，加特力教牧師B·斯密脫，在其一九二六年「地球上的語言」一書中，也已不再引證聖經來解決人類言語的起源問題。斯密脫斷言，神似乎只賜予人們以言語的才能，只允許人類實現這種才能。斯密脫相信，似乎將來能夠證明，全人類起初是說一種話的，但似乎任何時候也不能填滿區分人類與動物的那個深淵。

也許可以引用許多大學者（馬爾、謝斯、高維遼克等）關於原始語言之多樣性

的意見來反對斯密脫的意見，然而僅僅提到英國大主教窩特拉的論斷就已够了，這一個論斷，是達爾文引以為極基本的：「人類不是擁有『言語天賦』以表現自己感覺的唯一的動物。」

可惜，科學至今尙未給予言語之起源問題以具體的歷史的解答。

此外所闡明的，只是各國各時代關於語言起源問題之許多與各種意見中的一小部分。

但就是從這簡略的概觀中也可看到，正如蘇聯語言學者較其他一切學者更高明的指出的，人類語言的出現並不是某種超自然之奇蹟的結果，乃是由於那種高級動物就已具有的以聲音來表現自己感情的才能，伴隨着勞動與人類社會之出現而發展起來的。

爲什麼人類說起話來

偉大的自然科學家查利斯·達爾文證明了，人類是從動物，亦即從已成爲化石的猿人，起源的，而弗利特利赫·恩格斯推斷過，人類的祖先是曾在熱帶住過的進化程度異常高的一種類人猿。此種類人猿在達爾文與恩格斯的時代尙未被發現。

一八六六年，德國自然科學家愛爾恩斯脫·格克力（一八三四——一九一九年）推斷，在人與猿之間應當有一種從猿過渡到人的生物，這種生物他稱之爲「無言的人」。其次，格克力認爲，在「無言的人」以後應是較進步的「愚笨的人」，而最後才是「理智的人」。一八九四年，荷蘭人也夫格尼·居布阿在爪哇島上發現了猿形人（或猿人）的化石。格克力也把這已被發現的而不是假定的人叫做「無言猿人」。不能不承認，格克力對科學的貢獻可以說是吃力不討好，因爲他爲我們的祖

先起了像「無言猿人」或「愚笨的人」這樣不妥當的名稱。

一九四四年，英國學者里卡爾特推斷，「完全區別人類和野蠻動物之唯一的才能，就是語言……我假定把我們的種（即人種）叫做『說話的人』」。里卡爾特創立自己的假定時，引證達爾文的光榮戰友——托瑪斯·格克斯力的論斷，「人類按其本性與構造來說是和動物一樣的……（但是）獨有人類才擁有為一般人所了解的和理智的語言的奇異才能。」

里卡爾特看到在言語中存在着人類與動物的基本差別，這是完全對的嗎？確實，歷史上還未曾有過有聲語的民族。最早的，第一次到達美洲，澳大利亞，太平洋各島嶼的歐洲旅行者在無論什麼地方都沒有找到「無言的人」。反之，他們所發現的「野蠻人」中，即使是最落後的（塔斯瑪尼人與澳大利亞人），也已經擁有種族語，這些語言，如後來的研究所指出者，是構造相當複雜，語句與發音相當豐富的。同時，這一切語言，在人類發展中，均已屬於第三期的最晚的完全階段的言語——即屬於「理智人」或「新人」的言語。所以對於里卡爾特關於語言區別人與

動物的論斷，尚須加上勞動，勞動產生了社會，思考與言語，創造了我們人類的全部文化。

近二十年間，英國學者在南美找到了好幾種化石類人猿的化石遺骸，這些人猿較之現今居住於熱帶非洲密林裏的大猩猩和類人猿更接近於人類。發現不久的這種最近似人類的猿被稱為澳大利亞猿人，或譯成俄文來說，是「南方猿」。最近幾年來的研究確定了，澳大利亞猿人不是住在樹上，並大體確是用後肢來行動的。這個發現證明了恩格斯的輝煌思想：「從猿類過渡到人類的決定步驟，」就是這樣（即用後肢行走——譯者註）完成的。

到底什麼東西迫使澳大利亞猿人的祖先不得不從樹上降落到地上呢？

自然科學家們對於現代大猩猩和類人猿的觀察指出，他們已不僅住在樹上，而常常下降到地上來尋食。過去，高級猿類在地面上的行動應該更加頻繁，因為他們繁殖的結果使他們在樹上不能找到足夠數量的新鮮嫩芽，果實和其他食物。應當斷定，亦即這個原因迫使澳大利亞猿人的祖先不得不愈益頻繁的從樹上降落下來，直

到他們成了常住地上的動物。他們在地上找到了新型的食物——根，昆蟲和小動物。然而在這裏他們也受到了來自猛獸的新的危險之威脅。

大家知道，猿的爪很少適合於掘土。對被拘禁之猿作觀察的學者們指出了，類人猿很喜歡使用木棒來掘土。有趣的是，類人猿會用各種各樣方法，並不僅限於使用雙手的力量來抓住木棒。如在堅硬的地方，類人猿用牙齒咬住木棒的上部，開動嘴和頸項的強壯的肌肉系統，直往下鑿。在掘土時猿類也時常藉助於自己的雙腳。她用極度麻痺的足蹠使勁壓榨略爲傾斜的握在雙手中的木棒上端，這樣就迫使木棒深入土中。

有趣的事實，是類人猿在掘土時用腳壓棒，並非模倣人類而得。非洲泰內利夫島（對於猿的這些觀察，就是在這島上進行的）上的居民，不知道所謂用鋤掘地。然而爲了科學的觀察而被安置在該島特別養殖場裏的猿，很久就已慣於在當地暑夏時期的綠色植物消失之後從地裏挖出某些草類的小根而吞食它們。起初猿用手來做這件事情，在這上面要盡很多的努力，但當他們開始支配了木棒，就大爲容易，並

把硬土掘得很深。

(圖七) 類人猿以聯結兩根棒的方法做適合於自己的工具。

一個研究者述說，誰觀察了這些類人猿，他就往往不能懷疑，類人猿就是在最初作為動物「遊戲」的掘土時偶然發現了小根之後，繼續為了取得它們而掘土。猿的緊張的注視，在一定時刻掘土的加速，精細的使土鬆軟，對於果實埋藏地點（由學者故意埋在那裏的）的大為關心，凡此一切，都與猿由於普通遊戲而掘土搜尋東西截然不同。在這種情形下為猿所使用的木棒，很像許多野蠻種族為掘土而使用的棒。塔斯瑪尼人和澳大利亞人，以及布斯明人在未被歐洲人發現以前，就是這樣利用削尖的棍棒在土中搜索出根，塊莖與小動物的。

這樣，我們看到，許多現代的類人猿具有把為他們所必要的現成的物體變為偶然的工具之才能。然而，據恩格斯的公正意見，「任何一隻猿的手任何時候都不能製造那怕是最粗陋的石刀。」猿類正如其他一切動物一樣，確實無論什麼時候也不會做工具，不會點火，反而懼怕它。只有人類才能使用火作為自己特有的工具。

在「南方猿」（澳大利亞猿人）骨附近發掘時，從未找到過工具的任何殘餘。但可以斷定，這些特別進步的猿使用未加工製作的自然物體：小枝，樹枝，石塊，碩大的堅果作爲偶然的工具。澳大利亞猿人過着地上的生活樣式，不得不僅在地面上，而且也在土壤中寻找食物。除此以外，他們還得防禦猛獸。

假如現代的類人猿和大猩猩，如像今天動物學所確定者，進行着不大的羣居，那麼澳大利亞猿人就早該過的是合羣的生活，並且甚至是更大與更團結的羣。正如現代類人猿一樣，我們的祖先——「南方猿」——是「社會的」動物（即非常善於社交，只有在羣中才感到完全正常和美好）。

然而這些猿尚未製造工具，這就是說，他們沒有真正的勞動。因爲最古的人類社會與猿羣不同的地方正是勞動。社會和勞動，僅僅人類才有。從猿開始以雙腳行走時起，他們的手得到了自由，這種情況爲勞動與社會的萌芽創立了最初的必要條件。自由的手如今就能在技巧與技術中改善起來。

由於學會了以雙腳行走，我們祖先的頭部就遠離地面高高昂起了，因此，他們

的視野就擴大了。但因頭部遠離地、嗅覺（最古猿類的嗅覺不如其他感覺發達）就愈來愈差了。

我們祖先以後肢行走，大大影響了發聲器官的發展。當人類祖先較現在的類人猿與大猩猩更直立行走時，則其相當於人類發聲器官的發聲器官，也獲得了更有利的發音狀態。

如所週知，人類發音器官由位於氣管口的咽喉與嘴和鼻的出口之間的許多部分所組成。喉頭有聲帶，好像兩瓣多筋的唇。在空氣壓力下振動緊張的像絃一樣的聲帶，就是人聲的源泉。氣管的出口處，較聲帶高一點：有會厭軟骨——吞嚥食物時關閉器官通道的瓣。再高一點，在口腔內有上顎的簾幕或軟上顎，隔離鼻腔的通道與口腔。如果我們張開嘴巴照鏡子，就可看到上面垂着小小的上顎小舌，這是軟上顎的終點。上下移動軟上顎，人就能關閉或打開呼出氣流至鼻子的通道。在打開（或有時關閉）經過鼻子的通道時所發出的聲音，獲得鼻音的音色。振動上顎小舌時發出所謂舌音「R」，這是許多外國人（如法國人）代替平常的俄語「P」而發出的。

最靈活積極的發音器官是舌頭。有時以其尖端與牙齒和硬上顎接近；有時以其背部與牙齒，硬上顎或軟上顎接近，舌頭就形成我們言語中的大部分聲音。最後，唇能圍成圓形伸向前去，或相反的伸張開來縮到牙齒那裏；他們也能互相接近或在下唇與上齒之間形成間隙。

我們所列舉的，以互相接近來形成人類語音的諸器官，稱爲發音器官。類人猿所具有的。也就是那些器官，並且極像人類的器官。我們獸類的祖先就已應當有了這些器官的。

即使是猿類，特別是進化較低的動物如狗，其口腔的位置與氣管也幾連成直綫。而人類祖先，由於其軀幹與頭部的直立，口腔開始逐漸彎曲，直至幾與氣管成直角，如像現代人類所具有者。其結果是，由於大大增加了空氣自肺部呼出的路綫之長度，就建立了很順利的條件以便在發出聲音時節約的利用呼氣。這時人在說話與唱歌時就更容易變更（調節）呼吸了。

此外，現在人類甚至張開口也不僅僅用鼻子呼吸了，如像必須經常進行嗅覺的

大多數動物所進行的呼吸那樣。爲了經常通過鼻子來呼吸，動物用向上舉起的會厭軟骨閉上自己的軟上顎，而人類已經不爲了這種目的而使用會厭軟骨了。某些學者認爲，人類祖先的會厭軟骨之最初使命，在於隔離口與空氣自肺部出來的道路，使空氣只通過鼻子而保持嗅覺的銳敏。人類的嗅覺幾完全爲視覺所代替，所以人的會厭軟骨就失去了其最初的嗅覺意義。甚至類人猿也能部分經過嘴來呼吸，而他們的會厭軟骨並不大，嗅覺也發展得相當弱。但人的會厭軟骨顯然增大了體積。這點可用下面事實來解釋，即人類的會厭軟骨很早就開始起了發音器官的作用，當其與氣管邊緣接近時形成（例如在許多東方語言裏）許多子音。這個器官對我們來說是很有趣的，因爲它能指出遠古人類的聲語。

我們的動物祖先 甚至當他們從樹上移居地上以及學會了雙腳行走之後，會製造人工的，即故意製成的常用的工具的時候，才發生了言語。只是從此刻起，才不僅出現了人類社會與勞動，而且也以理智，完全的人類思想豐富了意識。猿拿着第一個落到他們手裏的樹枝或石塊，只是不需要的話，又馬上把它扔掉，但人爲自

已製成石塊和棍棒，經常保持着這手造的工具，作爲自己雙手的一種延續。因此我們看到，最進步的猿類所使用的僅是偶然的工具。獨有人類才能使用經常的工具。

在中國發現人類祖先的化石遺骸，還是全然不久的事。完全偶然的，在北平城附近的中國藥舖裏，一個研究者找到了一些形式很古的人齒，這些牙齒由藥商作爲藥劑而販賣，因爲骨頭在中國人民的醫藥中是被廣泛使用的。這個機會成了開始在北平城郊進行探察和發掘的動機。發掘產生了肯定的結果。在該城近旁的洞窟中找到了處於最古發展階段的人類祖先的化石遺骨。這種祖先被稱爲「北京人」。亦即「中國人」。

根據發掘出來的材料，能够確定北京人已會養火和製作最粗的石器，他們不是孤獨的生活，而是進行原始的羣居，會利用洞穴以居住或休息，並以大動物的肉爲食物。

原始人如果是獨居的，那麼在與自然鬥爭中就太無力了；爲了保證自己的生存，他所過的正是羣居的生活。共同的勞動，在同自然鬥爭中互相幫助和拯救，

使原始的人們比他們猿羣中的祖先團結得更為密切更為鞏固。假如現代的猿羣以其非常的喧嘩使觀察他們的自然科學家們吃驚，那就很難想像最古的人類社會是靜默無聲的。可憐的石器和木器以及尙未十分發展的頭腦，要求原始人盡巨大的體力與智力來完成甚至是最簡單的工作（從石塊和木材製造工具，捕捉動物，採取使保存火 蒐集野生植物，防禦猛獸等）。在這些工作過程中，並只有在這些時候，人們必須互相以聲音來通報不僅自己的感覺和意向，而且最簡單的思想，以便在共同的勞動中求得一致的努力。

在共同勞動的時刻，原始人們也開始了說話，他們把得自其祖先（猿類）之遺產——發言的能力，以新的方式應用起來。恩格斯寫道：「簡言之，已形成的人類已經發展至互相需要說點什麼的程度了。這種需要創造了自己的器官：不發展的猿類咽喉緩慢的，但毅然以變化音調的方法進行了改造，使聲調的抑揚愈益發展起來，而嘴的器官漸漸學會了發出一個個有音節的聲音。」（註）

（註）見恩格斯著「勞動在猿變成人過程中的作用」第八頁。一九四一年國家政治出版局出版，俄文譯本。

社會的人由於勞動而支配了自然，就開始不僅思考他的感覺器官——主要是視覺和聽覺——當時所感知的事物，而且也思考遙遠的和不在的事物。人類逐漸養成了思索現在，同樣也思索過去與未來的才能。作爲脫離周圍現實能力的人類想像力也一點點發展起來了。人類的語言就體現着人類思想的這些特性。

人類既然支配了自然，就不僅能思考與說他當時直接身邊的，而且也能思考與說那不在的和遙遠的事物，他能思索和說現在以及過去與未來，人類也能空想實際上並不存在的東西。這樣獨立的理智——甚至最進步的動物——類人猿也並不擁有。固然，類人猿常常也很聰明，機警和敏慧，但他們沒有理智，不能思考，因此也不能發出字音，不會相互進行如像人類那樣的真正談話，不提出問題也不能解答這些問題。

究竟爲什麼人類開始支配了自然，團結成社會，獲得了獨立的思考和言語的才能呢？馬克斯與恩格斯證明了，只有勞動，首先是製造工具的勞動，奠定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也由於這點，人類與動物不同。「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應當這

樣肯定：勞動創造了人類本身。」（註）

因為共同製造工具與藉勞動之助以支配自然，人類就停止了對於周圍自然環境的依存。人類動物祖先的羣因此變成了人類社會。在這個基礎上，動物的感覺，願望與觀念之直接的體驗變成了不依賴於機體之瞬刻狀態的人類思想，而直接反映動物自覺之呼聲，就變成了人類的言語。

然而人類思想在一開始形成時，還是直接與共同勞動的過程聯系着的。人們僅僅在勞動時間說話與思考。所以共同的勞動，不但是最古的思想，且亦是原始言語的搖籃。同時應當指出，原始人尚很少與現代人相像。

（圖八）一八九一年發現之猿人（假定式）

科學確定了，人類在其從出現於地面至今天的發展中，經過了三個階段：原始人，因為類似猿類，所以通常被稱為猿人（Питректрон）；古代人，又叫原人（Среатрон），如內安特塔爾人種，還有許多地方與現代人不同，最後是新人——

（註）恩格斯著「勞動在猿變成人過程中的作用」第五頁。一九四一年國家政治出版局出版，俄文譯本。

(Hearthron)，在科學上也稱爲「理智的人」(拉丁語是 homo sapiens)；我們一切現代人，即一切現居於地上的人，都屬於最後的人羣。

(圖九) 古代人(假想形狀)

因爲原始人已經有了真正的勞動和真正的社會，所以思想和言語之最初發端也就應當在猿人那裏出現了。但由於原始人的勞動，社會制度與思考之極端不發展和樸質簡單，他們的言語也不能像現代言語一樣。

最初的人類言語是怎樣的

最偉大的學者們很久以前就已關心到這個問題：最古的人類言語是怎樣的？

偉大的俄羅斯學者洛莫諾索夫關於這問題寫過：「真的，除了我們的言語以外，也許可以用眼，臉，手及身體其他部分的各種動作來表現思想，如像戲院裏的啞劇所表演者，然而，這樣一來，如果沒有社會環境，那就不可能說話，而人的其他各種練習，尤其是手的動作，也就會大大擾亂了這種談話。」

達爾文也闡明這樣的意見：「爲什麼現時用以形成言語的諸器官，正是爲了這個目的而發展起來的問題，是不難解決的……我們本來在手指間也可以找到（爲了談話）合用的器官……，但如果失去從事於這種目的的雙手，那對於我們就大爲不方便了。既然一切高等乳哺動物均具有在構造上跟我們人類相同的，並作爲他

們相互交際工具的發音器官，那就極為明白，在交際才能進一步發展中，這些器官應該首先發展起來；同時藉助於鄰近的輔助這種器官的各部分（舌與唇）而達到盡美盡善的地步。

最古人類的雙手在勞動時很忙，而用以通報思想的言語，也就在這些時刻特別需要，原始人就自然應當使用那些可以不防礙手的動作而運動的器官來互相交際。眼睛在勞動時也常常很忙，而叫喊可以互相交換意見，不必彼此看着，因而也不必使眼離開工作。甚至高等猿類中就已充分發展起來的發聲器官，也是最利於交際的器官。它們容易與手的工作及腦的工作聯結一致。

（圖十）咽喉之縱斷面（左——類人猿的，右——人類的）。

除此以外，發音器官有着很便利的配置——靠近頭腦和我們外部感覺之最重要的器官——眼與耳。眼睛的視野較聽覺所及的空間範圍狹窄。人類眼睛能接受的視覺形象，遠較雙手所能產生者多樣和豐富；因此，手的動作（手勢）是太單調與貧乏了。耳朵則從發音器官中聽到更多的東西。恩格斯公正的指出了，「言語的逐漸

發展，總是伴隨着聽覺器官的相當改善……」。

許多學者認為，聲語是由一些個別的音開始的。然而流傳如此廣泛的意見，由歷史的觀點來看並不正確。俄國學者布斯拉也夫寫道：「我們沒有任何歷史的證據可以根據來假定，人們開始使用的只是一些個別的單音，而後把它們組成音節，音節再組成字，最後，把字聯成表現思想之整體。與此相反，從一切語言的歷史中我們確信，表現語言天才的最初形式，就已是完整的句子；完全根據語言天賦之本質使命——即以許多單音來表達思想，因為只有在完整的句子中才能把思想表現出來。」

雖然俄國語言史上第一部著作的作者並沒有提出闡明人類語言起源的目的，但他說出了關於句子最初出現的正確意見。引起懷疑的只是他那關於最古人類語言之單音的論斷。不錯，人類開始就用句子來說話，但這些句子是不是單音的呢？恩格斯在其「家族，私有財產與國家的起源」一書中認為，單音言語的形成，是野蠻時期最低階段的最高成就。

我們能具體的想像，最初的人類（猿人）是怎樣說話的嗎？當幼兒開始說話

時，起初他常常以一個音節來表示整個的句子甚至若干意義相近的思想。例如一個女孩用音節『ма』(媽)表現了句子：『мама, погоди』(媽媽，走近來吧)？經過一些時間之後——這樣的句子：『мама ушла』(媽媽走了)與『это (какаш) никуда бежит) поспроще, пропало』(這個(某件東西)不見了，失掉了)等等。

因此，人類言語即使以其最初的形式來說，亦應該是由完整的思想，當然也就是由完整的句子構成的。關於這點，布斯拉也夫也曾提過。但這些句子的音究竟是怎樣發出的呢？

最古的人類語言，五十餘萬年前就在最初人類的原始羣中發出和響起來了。然而，如果更加注意的檢查一下活的現代語言，那麼就能在它們之中找到某些與現代人類語言並不相像的古代音句的有趣殘餘。

用二、三、四種叫聲來表現各種感覺與記號(警戒、危險、憤怒、滿意、饑渴之感等等)的，類似猿類之人類祖先的「語言」，只有隨着勞動之出現才變成了真正

的，原始的人類言語。這種言語像猿類的「語言」，因為也是由若干叫聲組成，每個叫聲還是單一的，沒有音節的音段或這些音段的重複。雖然母音和子音也已被當作這些原始呼聲的要素（組成部分），但他們尚未分離為獨立的，自由的，可以隨便排列連結的音（音韻），如像在我们的言語中所聽到者。但每一個這樣的原始叫喊音段，開始是單一的，以後在最古人類的言語中可以和其他一些叫喊音段連結起來，按其意義來說，等於我們的完整句子。

這樣看來，在人類曙光期最初出現的原始語言，是音句的語言，由各個叫聲所組成的，而每一個這樣的叫聲，具有完整的意思，整個的「句子」，並未在其內部分成各個「有音節」的音，如像我們現代言語所分成者。

讓我們舉出俄語中這類音節如『*ra*』（是）『*ne*』（不是）（在民間說話中的意思為『*ner*』（不）『*na*』（拿）『*hy*』『*en*』（對人的叱責）等作為例子。這都是音節句子，在現代言語中往往不必再加上別的字。在習慣的情形下，在談話的過程中，它們常為聽者所了解，不用加上任何其他字眼。但在現代俄語中這樣的

音節句子已經是分節的：它們明顯的分成子音和母音 (H+H||H+H+e||e||e||H+H||
 H+H+Y||H+Y+e+H||e+H+e……) ，因為在其餘一切俄文字中，我們也看得出和分得
 出這些母音和子音，它們可以按照任何次序而互相連結起來。

除了這些分節的音節句子外，現代一切談話用語中保留着某些聲音，它們難以
 或完全不能用字母來表示，但它們畢竟有着人類言語的意義，因為它們也能以一個
 或幾個音來傳達完整的最簡單的句子亦即各個的思想表達。俄語中屬於這一類的有
 『mumukxumel』——閉着嘴發音，意為「是」；『muk』(也閉着嘴發音)，意為「
 不」；『m-m』(同樣閉着嘴發音)是問題「啊？」「什麼？」的意思。這些難以
 把音記錄下來，大部分是閉着嘴發出的聲音，大不同於容易用字母來表示的表達；
 『a?』，意為對招呼的反響，『ecc!……』意為在街上行人的背後招呼，『Hccc
 c!……』的意思是「啞聲！」……。

此處所引各音及它們的結合都具有整個句子的意義，雖然往往完全沒有母音，
 或是由一個或兩個音節，有時由音節重複組成的。

解饑！」——在吃珍饈美味時的表示。在高加索，這個音被重複幾次「*himi-himi*」是在哄嬰兒時發出的。

帕米爾的舒格南人有類似「*h*」的音，是在把空氣吸進肺腔時發出，意味着不願，「不」。

最後，在我們的孩子們互相招呼時，我們觀察到向內吸入空氣而形成的「*o*」音。此音伴隨着身體上某種輕傷的表示，並含有某種類似「不要碰，我疼！」的意義。我們的孩子們用「*yyyyi……yyyyi*」的聲音來互相鬥氣……等等。

這一切為通常書寫字母所難以名狀的音，已經表現了完全的，雖然尚未分成字的思想，因此可以被稱為音句。

各民族所用的音句，尚遠未被完全蒐集起來。

然而現在已經可以說，它們在現代語言中至今還是原始言語之奇異的，大大變形了的，但終究是有趣的殘餘，根據它們，我們能構成關於最初人類語言的某些概

念。

某些招呼動物的音也是這樣的。例如趕車的用音句『*тупы*』——意為「站住！」——來使馬停住。雖然我們把這個音寫作有母音『*y*』的整個音節，但此種寫法是有條件的與不準確的。事實上在發音時所聽到的是組成整個音節的單一的無聲子音——唇的振動，沒有任何母音的痕跡。這個音只能與無聲的，僅由唇發出的『*y*』音相比。在阿勃哈茲語言中所有的幾乎就是這樣的音，那裡它被用作尋常的語音（音韻），與其他母音及子音一塊被連結在字裡。例如，『*ытупы*』按阿勃哈茲語的意思是「你吃飽吧！」（此處開頭的『*y*』意義等於俄語的「你」）。

俄羅斯的趕車者在催促走得慢的馬匹時以緊緊閉縮雙唇而吸進空氣的方法發出特別的嘯音。此音有條件的可寫為：『*мыццц*……*мыццц*』，其意為「快點，加快腳步！」（嚇馬）。在中亞細亞，以輕輕擊打舌頭發出的『*кыт-кыт-кыт*』等音來止住牡牛。有趣的是，著名的美國研究者哈奈爾觀察了住於南美的蜘蛛猴也有相似的『*кыццц*』音。蜘蛛猴發出這個音作為致命危險的記號：當放出這個信號時，一切猴羣羣

地四散跑開。

“這樣看來，在每種語言中均可發現若干初看起來可笑的，奇怪的，甚至聽起來野蠻的音句，倘被執拗的保持在很有限制的專門的用途中（爲祿姆，馭者等人所用）。這些音的不平常的特性，也成爲其古代性的最好證明。在現代言語中，在我們看來，它們是某些奇怪的，在尋常語音中已經失去的，幾乎不分音節的交際方法。這彷彿是一種異樣的，不能書寫的言語化石遺跡。它們的發音已經好像音節，但在它們中聽不到各個個別的母音和子音。由此可以作出結論，類似的音句，遠在我們字母表中諸字母的出現與我們語言中獨立的音（音韻）的發展以前，就已產生了。

其中某些音句的國際性，也是它們古代性的證明。如在高加索意爲「不」或在重複時表現驚奇之意的的打舌音，不問各地語言與民族的界限如何，都以那個同一的意義散佈各處。此音亦可在烏克蘭和俄羅斯南部聽到。

此外，有些聲音表達具有好幾種意義，使這些意義細微的互相轉變的方法，是變更音調（提高或降低我們的聲調，例如：「*ra*」意爲「是」；「*ra*」意爲

「找到了！」「猜到了」；『*he...he...*』的意義是因他人的失敗而幸災樂禍（或重複那個同樣的音（如高加索的『*he...he...he...he...*』））。同一個音的含義如此模糊，也是表現其遠古性的特異標記。

有趣的是，這一類的音句常與手勢動作，物體的使用相聯（例如『*he...he...he...he...*』通常伴隨着對孩子表示手中某種有味的東西，而『*no*』在高加索意為「不」，是與向一邊擺頭相聯系的）。這種音與動作的結合，謂之原始的混成語，也是其遠古性的標誌。

蘇聯卓越的語言學家馬爾大學士關於最古人類語音之粗糙與含糊以及為它們所表現的思想也同樣是模糊的天才的推察，渾煌地為這些從新搜集的事實所證明。馬爾把模糊的，好像是未加工的最古語音稱為「混合語」。他也確定了語音與人類軀體動作之原始的結合。

自然，現在很難說出，我們語言中的這些音究竟從什麼時代保存下來的。但有一件事情是無疑的，就是它們保持了較我們表示感情的感嘆詞或擬聲語更古的面

貌。感嘆詞現已完全成爲文學用語，它們常被使用在文藝作品中，因此久已消失了。自己的古音，而在目前的形式下書寫起來並不困難。但我們不能記載下來的音句之最奇異的發音，尙存在於地面上最古最原始的居民，如南非的布斯明與高金托特種族中。他們平常的言語中有「ㄉ」音（打舌音），並且不是以一種，而是以幾種形式（以舌尖，舌背中部，舌側面擊打）發出。在布斯明語言中，這樣的吸入音有七種類型，而在較進化的高金托特語言中爲四種類型。

對於布斯明人來說，打舌音就是音韻，就是人類言語的普通的音，正如我們的任何一個子音「ㄉ」或「ㄊ」等等對於我們一樣。除了高金托特與布斯明人以外，地球上無論那一種民族都沒有打舌音。

現在根據這稀有的但還保留在我們言語中的古代語殘餘，就有可能對於人類祖先當他們由於自己的勞動和製造工具而開始變爲理智的人時所說的那種原始語言，構成相當明確的概念。

尙在勞動發生以前，我們的祖先，還是與類人猿相似的動物，已會發出數十個

各種各樣的叫聲和音以表現他們的感情。然而這些叫聲，不是真正的句子，雖然它們的意義有時也近似於我們那些簡單的句子如「吃！」「喝！」的意義，但它們還是用整個無音節的呼聲表現出來的。

當人類在沉重的，原始的共同勞動過程中發展自己的手和腦時，就開始了說話，目的在於減輕自己的勞動。自然，他最初用來說話的是其祖先的動物叫聲，但却賦予了它們全然不同的，人類的意義。每個個別的動物的叫聲，在其內部尚未分成音節——是既沒有母音，也沒有子音，而聽起來只有一個整個的音段的叫聲，人類把這種叫聲充實以新的，他們在談話時所必需的意義，並將其變成音句。在我們原始祖先的語言中還沒有單字。

人類言語是由「叫喊達意」而發生的，這就是說，她是從完整的句子開始的。由此我們看到，在言語的發展中句子的出現先於單字。人們從動物的叫聲與音開始了自己的說話，但却在其中加入了人類的思想。以這種方法，從動物的音獲得了音句，發生了具有新的人類言語。

漸漸的，就在勞動以及與勞動相聯系的談話過程中，人類學會了說不是個別的，片斷的，如像猿類用以表現自己感覺的音，而是聯系的言語。他們學會了以若干音句來表現自己的思想，這些音句所發展與補充的，就是那同一的思想，但而後也及於幾個思想的結合。「既然因為句子是在人與人之間的談話中形成故，而談話又包含着互相達意與詳細的思想敘述，那麼思想的結合也應當表現在語言中的句子結合中。若干聯系的句子謂之言語」（布斯拉也夫）。這樣，人類就有了分節的言語，這種言語是由聯結在一氣說出的若干音句所組成的。例如，裸姆把孩子抱在手裏，給他看糖果並說出「*Hei-eeeee...Hei-eeeee...*」，那麼這裡我們已經有聯結在一句裡面的兩個達意音。

如果猿人的音最初會是完整的表示思想的句子，稍後，如我們所已看到者，是聯成有聯系的言語，那時就來到了應當出現單字概念的時機。

原始人類社會的逐漸發展，漸漸出現了狩獵，並且把狩獵作為採集以外的獨立業務。進化程度較高的古代人（內安特塔爾）已經按照性別與年齡而進行萌芽的勞

動分工。內安特塔爾羣的婦女主要從事於採集，而男子主要為狩獵。在分配獲得的食物中發生了勞動過程以外的言語需要：男子們力求得到一部分非為他們而為婦女所獲之食物，反之，婦女們也提出自己和孩子應得部分的權利。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男子應該學會說關於婦女所獲得的東西，反之，婦女們亦應如此。

在社會勞動的新條件下所提出的這種需要，大大刺激了原始的思考與言語之發展，它們不再牢不可破的交織在勞動過程本身中。表現抽象思想的才能發展起來了。言語開始不光是勞動動作時間內發生。同時，由於熟識了日益新奇的豐富起來的生產現象，就出現了分出單字——概念的要求。

從前本身不可分開的音句，現在第一次開始分為音字，而完整的思想——分成概念。不錯，這些單字——概念本身還是沒有區分的，僅由一個音組成的，按其含義來說，與我們的單字比較，還是極為發展不全，模糊和不明瞭的。它們能夠標誌物體，也能當為動作，以其用法來說，等於我們的名詞，也好像我們的動詞。然而這時期的句子本身已能分開，至少分成兩個單字——概念。

因此，同時人類思想也破天荒第一次開始成爲分節的。這樣，迄野蠻時期的最低階段末，出現了那種言語構造。在科學上稱爲初期不定形構造。這裡的單字尙無任何變化，沒有任何接頭語和語尾；它還是一個音字，一個字根，以表現整個的不可分的概念的。

現在應當考慮到下列情形。如今住在地上的最古的人——澳大利亞種族——當他們第一次被歐洲人發現時，是野蠻中期的代表，在他們的語言中已有分成字根，音節，接頭語，字尾的單字，而音節已由兩個以上的音組成。因此，他們的思考中已經形成分開的概念。由此可以明白，我們所假定的由不變的音字所組成的，不是種族的而是羣的言語，應當屬於野蠻時期的最低階段。分節的言語是這一時期的最高成就。像我們所看到的不分節的最初期人類言語之開始出現，屬於遠古時代，亦即屬於原始人（猿人）的時期。

隨着勞動成爲我們祖先必要的生活條件，原始人因爲漸漸繁殖起來，必需散居於廣大的，便於謀生的地區。他們一開始就已分成許多小羣。我們的祖先所過的是

遊牧的生活方式，因為他們主要以野生植物，小動物，昆蟲，鳥卵等等為食物。人類最初移居的，位於熱帶的地區，應是富於這些天然的自然資源的。

原始人的每一個羣不超過數十人，同時在勞動基礎上發生與發展起來的語言在每個這樣的小羣中是完全獨立的，並且是有音的。但原始話言中單一的叫聲通報和音句尚與軀體動作，亦即頭部的動作，臉部表情，手勢溶成一片。在這每一個羣的語言中，此類單一音句很少超過一百以上。從這一切得出結論，在最近時期，已經從未存在過這麼多個別的少星的語言，如像最古時代羣的言語那樣。

爲甚麼人類從不說同一種話

在我們的時代，人人都常看到，有許多互相很像的語言。例如當俄羅斯人（大俄羅斯人）聽到烏克蘭語或別洛露西亞語時，他們能够聽懂，捕捉到談話的共同意思。而如果我們俄羅斯人聽波蘭話，保加利亞話，塞爾維亞話或捷克話，那麼，雖然我們難以明白這些話意，但我們在這種情形下畢竟還能立即區別出一些相似俄語的個別單字來。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有許多彼此或多或少類似的語言（此處是指各種斯拉夫語）存在着。同樣的類似情形亦可在法蘭西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等現代語言之間找到。這些語言謂之羅曼斯語。

許多學者根據此類語言相似的情形作出結論說，這樣一羣羣類似的語言，好像是從那些「語言始祖」，亦即祖先的語言（原始斯拉夫語，原始羅曼斯語等）起源

的，正如兒孫們由同一祖先傳下來的一樣。這個結論在事實上並不常是正確的。

在較接近於我們的各時代裡，各種語言和各種人類文化的形成，無疑的是依據於許多歷史原因的。例如英語就完全是獨立的和獨特的歷史產物。

五——六世紀，盎格羅薩克遜人移居於不列顛島，在那裡創立了自己的最初王國。他們的語言屬於日耳曼系並稱為盎格羅薩克遜語。此種語言如同其他日耳曼語一樣，尚保持了變格與人稱的語尾。而在一〇六六年，諾曼人從諾曼第半島（在現今的法蘭西）登陸於英吉利南岸，在加斯丁格斯之戰中擊潰了盎格羅薩克遜人，就成了英吉利的統治階級。諾曼人起源於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其祖先的言語是北日耳曼方言之一種，但自移居於法蘭西後，諾曼人開始忘記了自己的語言，並在語言與文化方面很快變成了法蘭西人。這樣，在諾曼人統治之下的英吉利，公文用語與封建貴族的語言都使用法蘭西語，這種法蘭西語即所謂諾曼法蘭西語，有時被誤解為盎格羅諾曼語，而盎格羅薩克遜語僅保留為小封建領主，城市資產階級以及被壓迫階級的民間語言。只在十四世紀，在「肯特爾貝利城的故事」的作者喬塞爾的文

學作品中才第一次出現了英語，但已大爲變形。最後，在新時期中，由於美利堅民族的形成，英語就分成兩種方言——美利堅語和原來的英吉利語。

這樣一來，現代英語是由盎格羅薩克遜語與法蘭西語經過三世紀的混淆過程而形成的。因此其語彙有半數以上成了羅曼斯語，而在文法中失去了大部分動詞，名詞，形容詞，代名詞，數詞，形動詞的語尾變化。據一九一五年出版的標準英語詳解辭典的計算，在現代英語兩萬個字中，約五千字出自日耳曼語，約一萬字爲羅曼斯與拉丁語，約二千五百字爲經由拉丁語與其他羅曼斯語而輸入英語的希臘語，其餘的字，則屬各種東方與西方的起源。這樣，雖然英語亦屬於日耳曼系的語言，但事實上其半數以上的字已成爲羅曼斯語。

此種歷史的混淆現象也可於羅馬尼亞語及與之近似的莫爾達維亞語中看到。關於在巴爾幹半島北部出現說拉丁化語言（即拉丁民間話或羅曼斯話）的居民的最初報導，見於五——六世紀普里斯克，普羅科皮亞等作家的作品中。這是指的苗節亞，弗拉其亞，伊利里亞及其他位於多瑙河右岸諸省（今爲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之

領土)的居民。而現代羅馬尼亞人的基本羣衆居於多瑙河左岸。可是說羅馬尼亞方言的殘餘居民至今還存在於多瑙河以南——在塞爾比亞東北，馬其頓，伊斯的利亞等地——以及不久以前並尚存留於亞得里海沿岸。

從上述歷史可知，至六世紀末，迄多瑙河以北的一切土地均爲斯拉夫人所佔。但羅曼斯化的羅馬尼亞人與斯拉夫人是怎樣互換了地位的呢？普羅科皮亞（六世紀後期）及其他作家報導說，希臘中部（拜贊庭）的庶民——農民與奴隸，迄多瑙河南部都說的是民間的拉丁話，他們爲了避免希臘中部（拜贊庭）帝國苛重的租稅，有時集成十萬餘人的大羣奔赴河北斯拉夫人那裡。斯拉夫人使之定居於自己的土地上作爲同盟的半附庸的農民。後來，在馬夫利其皇帝（五八二——六〇二年）時代，斯拉夫人向多瑙河南岸完成了羣衆性的移民。已經獨立的，對斯拉夫人表示友愛的羅馬尼亞人繼續與一部分斯拉夫人一起留在解放了的多瑙河北領土上。

在建立此種友誼以後，斯拉夫人與羅馬尼亞人的文化聯系也繼續在好幾世紀中維持着。其結果是，主要以保加利亞語形式出現的，教會用的斯拉夫語，直至十

七世紀都是羅馬尼亞與莫爾達維亞的標準語。所以在現代羅馬尼亞語中約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字起源於斯拉夫語。例如，羅馬尼亞語『*небагата*』爲俄語『*бедн.*』（妻子），『*народ*』爲*народ*（人民），『*печоро*』——*война*（戰爭），『*судити*』——*оудити*, *комунити*（公社）……因此，羅馬尼亞語和莫爾達維亞語通常是屬於羅曼斯語的，但事實上有一半是斯拉夫語。

尙在中世紀（十一——十二世紀），居於北非與西班牙並受當地阿剌伯君主（回教教主）庇護的一些猶太學者，就已注意到古猶太語很像阿剌伯語和敘利亞（阿拉美亞）語。他們也第一次推斷了塞姆族諸語言的所謂「血族關係」，推斷：這些語言的共同起源。自然而然的，在古時候他們就想到了語言的血族關係類似人類社會中一個家庭內各成員之間的血族關係，類似聖經中的人類祖先諾伊之子孫的家系。十九世紀初葉，德國學者法郎士·波潑等注意到了古代印度語——梵語——與拉丁語之間，古希臘語與歐洲其他古代語言之間奇異的類似情形，就建立了所謂印度——歐羅巴語言之血族關係的學說。然而他們在解釋這種類似情形的原因方面，

並不比中世紀的猶太學者們高明些。完全不正確的，是他們把人類家族成員間血緣關係的生物學概念搬運到語言關係的領域中去，沒有考慮到那種情況，即這些全然各不相同的現象是不能互相比較的。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兒子無論怎樣遠離自己的雙親，總是把自己從父母遺傳下來的外貌與其他自然品質保存不變。然而相反，語言在種族移居他處時，立即從新的鄰居那裡熟習新的字甚至新的文法形式，並因此而愈益變化，遠遠離開了對它們有「血緣關係」的語言。

由於法郎士·波潑確立了現代一切歐洲語言以及伊朗語與印度語的「血族關係」並把一切有「血族關係」的語言稱為印度——歐羅巴語，人們就開始假定，似乎這些語言都出自一個「印度、歐羅巴語言始祖」，這個始祖以後分歧為「斯拉夫語始祖」「希臘語始祖」及其他或古或新的「語言始祖」，而它們又分成了現代各種歐羅巴語言的最古形式。依據此種被稱為「比較言語學」方向的某些研究者在自己的幻想中達到了如下的結果，即這個假定的印度——歐羅巴語言始祖（德意志學者們

把它宣布爲印度——日耳曼語言始祖）已經把那完全與它不相像的語言宣布爲血族關係。他們把阿剌伯語和愛非奧皮亞語（在阿比西尼亞）同死語言——古猶太語，阿西利、巴比侖語，阿拉美亞語等相比較，推斷了這一切叫做塞姆的語言似乎都是起源於一個祖先——「塞姆語始祖」的。

這些學者根據古埃及語，巴巴利（非洲北部）語，索馬利語及其他幾種語言的比較，開始把它們引自「哈姆族始祖」的語言。以後他們從塞姆語與哈姆語的近似中作出結論說原始塞姆語和原始哈姆語起源於哈姆——塞姆語言始祖，他們試圖聲言此種語言始祖是與印度——歐羅巴沒有血族關係的。

比較言語學的某些代表甚至打算把相互離得很遠的各種語言結合在一個家系裡，建立「巴比侖塔」種類的語言。例如烏拉爾、阿爾泰學說的創始者把烏格爾、芬蘭語（如愛斯冬尼亞語，莫爾多瓦語，馬來亞語，烏德姆爾特語及其他與芬蘭語和匈牙利語有關之語言），「薩莫也特」（俄羅斯北部阿爾泰民族中之一派）語，「阿爾泰語」（包括土耳其、韃靼語，蒙古利亞語與通古斯、滿洲系語言）「原始愛

斯基摩語」，甚至朝鮮語和日本語，結合成一個語言「家族」。

自然，並不是此種學派的一切代表都鑽進了這樣的牛角尖裏。但那裏也有着雖然淵博却過於惑人的學者，如意大利言語學者特洛姆貝諦，完全任情逞性的確定了世界上一切語言最後推究起來似乎都起源於獨一無二的人類語言始祖。

給了這些理論以重大打擊的，是手執武器反對這種語言「巴比侖塔」的卓越蘇聯學者馬爾。當他斷言「過去只有一種語言——這乃是虛構」時，好像是針對特洛姆貝諦的意見而言。馬爾寫道：「人類語言萌芽，生長以及進一步的或終極的成就，可以位於基底上的金字塔形式形容之。」

據馬爾的意見，許多研究者（波潑，石列赫爾，勃魯格曼等）當他們允許唯一的語言始祖存在時，試圖把這個語言的金字塔尖放在地面上。馬爾自己却把語言的金字塔顛倒過來，放在基底上。那就表現了，「人類言語從廣濶的基底，亦即從多數軟體動物胚胎形語言（即羣的語言）的原始狀態，力圖趨向於金字塔頂……」，而被合併的互相更類似的語言數目也隨着減至最少數。美夏尼諾夫大學士強調指

出：「語言的發展，不是從單一的語言走向了多數的語言，而是相反，多種多樣的言語逐漸過渡到數目更有限的，但是更強有力的語言……一切語言史的共同法則就在這裏。」（註一）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於語言的發展的特點給予很真實的描寫：「……在任何一種現代進步的語言中，自生自長的言語之上升為民族語，一部分是由於由現成的材料而形成的語言歷史發展，如羅曼斯語與日耳曼語，一部分是由於民族間的通婚與雜處，如英語，一部分是由於在經濟與政治集中的條件下各種方言集中為單一的民族語。」（註二）

在羅曼斯語的例子中可以探索到，大多數屬於全然各異之語言羣的，較片斷的細小的種族語言和方言是怎樣結合為數量大大減少的、同種的、互相近似的、合併於同一羅曼斯系中的語言的。

（註一）一九四五年「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十三期第三十八頁。

（註二）俄文版馬克思與恩格斯文集第四卷第四百十四頁。

我們從歷史上知道，在那後來處於羅馬統治下而如今密布着羅曼斯民族的整個空間中，曾經存在過數十種不大的種族，至少屬於八個不同的族類和支系，說幾十種種族的語言和方言。現代，也就在歐洲那個區域內，我們已經發現的共有六種互相類似的羅曼斯語，其中四種尙有更近似它們的語言與方言，例如，法蘭西語與普羅凡斯語和伐龍語，西班牙語與卡他蘭語，葡萄牙語，列托羅曼斯語，意大利語與拉經語和弗利阿烏爾語，羅馬尼亞語與莫爾達維亞語。

各種語言之集中亦即結合過程是這樣發生的。

就在那個領土上，基於種族，民族以及最後整個民族相互間的混雜，同時也能發生語言的混雜過程。如我們已看到的，現代羅曼斯民族（意大利人，法蘭西人，西班牙人等等）是多種種族與民族混雜的結果。民族的羅曼斯語也是由於各種語言和方言之混雜而形成起來的。除此以外，羅曼斯民族語又是既成材料，即古羅馬及羅馬軍隊所佔土地上羅馬移民之民間語言，發展的結果。這所謂「通俗」的亦即民間的拉丁語，不是假想的語言始祖，而是實際的核心，在其周圍發生了許多起

源各異的語言數量之縮減，合併與接近過程。斯拉夫語，烏格爾、芬蘭語，日耳曼語及其他許多語言，也是以同樣的方法發展起來的。

如果說，似乎一個語言始祖沒有許多鄰近語言和方言的參與而能在空地上分出整羣有血族關係的語言，那麼這種推斷自然是缺乏任何基礎的純粹的虛構。

希特勒食人生番們曾厚顏不遜的吹噓，好像德意志人是「純粹的」，因此也是「天選的」「最高等的」人種。事實上德意志民族也是由極不相同之各個人種與種族的人們：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古普魯士人與別的立陶宛種族，開立脫人，阿巴爾人等由於悠久的歷史而形成起來的。因此，沒有任何理由來說德意志人是「純粹」與「優越」的種類。

按照斯大林同志於一九一三年所下典範的定義，「民族——這就是語言、地域、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中的心理狀態之在歷史上形成的穩定的共同性。」（註）不能把民族與人種，與種族，亦即與皮膚顏色或毛髮形式相同的人們，與起

（註）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一九三八年，第六頁。

源於同一祖先因而相互有着血族關係後裔混爲一談。在整個人類社會歷史上未曾有過任何一個民族，是由同一人種或同一種族的人們所組成。每個民族都是由各個人種與種族的人們形成起來的。

斯大林同志寫過：「現在的意大利民族，是由羅馬人，日耳曼人，額特魯里亞人，阿剌伯人等等所組成的……其他如英吉利人，德意志人以及其他等等，也是如此，也是由各種不同的人種和種族中的人們組成民族的。」（註）因此可以明白，正如沒有僅由一個「純粹」人種組成的民族一樣，也沒有「純粹」從獨一無二的語言祖先，即語言始祖，發展起來的民族語。

我們偉大的俄羅斯語也走過了同樣的發展道路。其發生是與東方斯拉夫各族結合過程中古俄羅斯民族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聯繫。當時曾把東方斯拉夫人——據六世紀的作家們證明，在四世紀末季就已在自己的博日王率領下居於聶斯德河與德涅泊河之間的安特人——的語言用作「既成材料」。安特人說的是斯拉夫語，而他們的

（註）同上，第四頁，俄文版。

種族名稱，可以在十一世紀定居現莫斯科領土上之維亞基奇種族最近的命名中識別出來。

隨着九世紀末以基輔爲首都的俄羅斯大公國之形成，在十——十一世紀出現了古俄羅斯語的文字，它以文學的方法從老斯拉夫語（古保加利亞語）與中部希臘（拜贊庭）語中熟習了許多文明的字。後來，由於俄羅斯東北（蘇之達爾與莫斯科）土地上各個種族與民族的混雜和通婚，在古俄羅斯語中進入了立陶宛語，烏格爾、芬蘭語與韃靼語的成分，其結果是自十六世紀起開始形成俄羅斯（大俄羅斯）語。同時從古俄羅斯語中開始分出別洛露西亞語和烏克蘭語。

以後在莫斯科王國中，更後一點也在俄羅斯國家中，由於南方大俄羅斯（例如利森）與北方大俄羅斯（如：蘇之達爾，特威爾，雅羅斯拉夫）的方言集中（集結）在莫斯科周圍及其相互混雜的結果，形成爲莫斯科方言，以後在其基礎上成爲中部俄羅斯方言，此語方言又是現代俄羅斯標準語的基礎。

這樣看來，人類言語發展的整個過程指出，人類言語是從許多細微分散的，粗

野原始的語言胚胎開始，走向了豐富的與進步的民族語和世界語。

「希特勒匪幫以其吃人生番的政策，引起世界所有各國人民都來反對德國，而所謂『天選的德國人種』却成了舉世共恨的對象。

在戰爭進程中，希特勒匪徒不僅遭受了軍事上的失敗，而且還遭受了思想上與政治上的失敗。在我國奠定了的一切種族民族平權的思想，各族人民互相友愛的思想，完全戰勝了希特勒匪徒獸性民族主義和種族仇視主義的思想。」（註）

有甚者，今天爲了所有一切愛好自由民族之間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的增進，每個文化人應當，既不忘記自己的國語，而又研究並通曉一種或數種鄰國或同盟民族的語言。爲了與鄰國和睦共處，會同他們說一種話是很有用處的。

研究並通曉世界語和鄰國的語言，也應當是我們蘇聯知識分子的任務。

斯大林同志說：「蘇維埃愛國主義不是把我國底各民族分裂開，反而是把它們團結爲統一的兄弟家庭……同時，蘇聯各族人民尊重外國各民族人民底權利和獨

（註）斯大林：論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國家政治出版局，一九四四年，第一四七——一四八頁，俄文版。

立，向來表示願與鄰國和睦共處的誠意。應當認定這就是我國與愛好自由各國人民的聯系愈益發展和鞏固的基礎。」（註）

不是如像希特勒種族主義者所宣傳的消滅德意志語以外的一切語言，而是相反，各種語言的平權，把它們研究與使用在生活中的平權——這就是在蘇聯獲得勝利的原則，這就是一切愛好自由國家的任務之一。據拉法爾格的證明，馬克思就己不止一次的重復說過，外國語知識是生活鬥爭的武器。而斯大林同志確定了國語作爲發展與鬥爭的工具。

無論是俄羅斯也好，其他文明國家與民族也好，其進步知識分子的文化傳統之一，從來就是不僅熟知本國語，而且也通曉外國語。

（註）斯大林：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二十七週年紀念，一九四四年，第十五——十六頁，俄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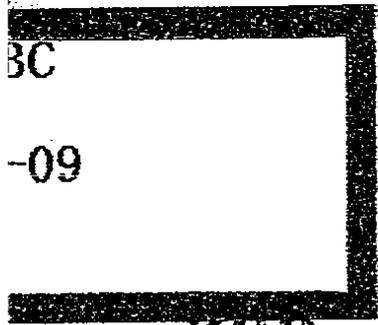
人怎樣會說話的

著者 尼可力斯基
譯者 達
出版者 光華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各地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REN ZHENYANG HUI
SHUOHUA
DAKE VI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
在天津印造
初版發行三千册



\$ 300

Ac. 014004